

清晨的悬瓮山前，太原城的生命之源——难老泉，以它金光烁熠的涟漪，将似水流年谱写成“永锡难老”的生命赞歌。

金泰和五年(1205)秋，年仅16岁的元好问在汾河边写下《摸鱼儿·雁丘词》：“问世间、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……”

回望5000年过往，太原正是在死生相续的一次次重生中成长为：班固《汉书》中“唐尧初都”的中华首都，司马迁《史记》中“桐叶封唐”的定鼎之城，王氏祭词中“天下王氏出太原”的宗祖之城，曹植诗篇中“捐躯赴国难”的豪侠之城，高洋指顾中“神乐人欢第一区”的天府之城，李世民碑铭中“举风电以长驱”的开国之城，李白吟诵中“雄藩巨镇，非贤莫居”的边塞之城，赵光义惊梦中“莫克攻伐”的龙兴之城，雍正御批中“富甲天下”的金融之城，二十四史中一次次挽江山于即倒的国之干城……

【一】山水之交

每年农历四五月，汾上春深，大雁北归。在难以计数的漫长岁月中，它们在家乡太原的林野苇荡间迎泽而生、徜徉而居，生死相许不知“老翅几回寒暑”。

大约4400年前的一个春天，它们再次从南方飞还，从北、西、东三山漫流下来的春水，淌过青青蒹葭，汇入汤汤汾水，聚成面积达3000平方公里的古晋阳湖。让雁群惊觉的是，某一天，东北方河谷中，忽然驶出许多船只，划船的人类蓬头垢面、衣衫褴褛，显然备受长途跋涉之苦。驾驶最头前独木舟的，是一位丰神俊朗的后生，为躲避大洪水、寻觅新家园，他已带领族人沿滹沱河、杨兴河横穿整座太行山，面对豁然展开的广原大泽，他忙不迭把小舟系于山前巨石，向陆续跟上的族人兴奋呼喊：“看啊，多么广大、多么丰饶、多么美丽，这里——太原(广大的原野)，将是陶唐部族的重生之地。”

这个后生，就是中华人文初祖——尧(约前2447—前2307)。他在15岁那年(约前2432)发现的美丽广原，就是陶唐部族在大洪水后的重生之地——太原；他系船上岸的石山，就是族人在太原第一个落脚之地——系舟山。今天看来，这次系舟上岸的意义，和诺亚方舟在大洪水中行驶220天后停靠亚拉拉特山(前2370)同等重大，同期遭遇灭顶之灾的东、西方文明，都在绝境得以重生。

其实在陶唐部族到来之前，太原已居住着炎帝神农氏的族支——有邰氏。他们在首领台盼的带领下，疏导汾水，将浩渺晋阳湖宣泄而出，让太原盆地变成东亚大陆最早的宜居地之一，这就是民间所传的“打开灵石口，空出晋阳湖”。颛顼帝将汾河流域赐给台盼，封其为汾河神，他以此建立台盼国，成为三晋人文初祖。太原东山的台盼山，据传就是台盼指挥治水之处。晋源区王郭村一带，原有台盼泽，泽畔台盼庙留存至今。

就这样，“外来户”陶唐氏和“原住民”有邰氏在太原大地上交融共生，以镇城、义井、光社、东太堡、许坦、狄村、金胜、阳曲等古人类遗址为基点，筑城定都，开邦立国，创造出距今5500年至4000年的仰韶文化、龙山文化。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：“晋阳本唐国，尧始都于此。”《括地志》考证，尧建立的唐城，就在今天太原古县城西北角至晋阳湖南岸之间。唐，意为“道德至大之貌”，在《古诗源》开篇，并州席公通过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”的《击壤歌》，将尧之盛德传颂天下。尧之后，以唐城为都的唐国跨越夏、商一直延续到东周初年。

唐立国之本，在于太原山河四塞、温湿平隰的盆谷地形。从大雁视角俯瞰可见：盆地北境，太行山向西支系系舟山，系舟山沿盆地东侧南延为陵陀东山；吕梁山向东支系云中、云中山东延为陵陀南山，云中山西延为如屏的西山，两山北端迤迤相合为峥嵘北山，三山合围成一个向北封闭、向南敞开的“n”形“盾牌”。数千年来太原城址几经变迁，都不出这个盾状盆谷。

而从人的视角观察，这面坚盾就变成一座攻守自如的军阵：东山、西山屏峙为无懈可击的军阵侧翼，而构成军阵锋面的北山，自然断开四道缺口——关系军阵存亡的四道命门。古人在其中三道缺口设立“太原三关”——石岭关、赤塘关、天门关，使太原成为抵御北族入侵的“中原北门”。当然，这座军阵并非一味死守，若将视角从防御转为进攻，两山、三关便可化作一杆锐锐无敌的三尖两刃枪，直插北方游牧民族腹地。

天门关之西，还有一道缺口——烈士口，因水急峡深、难以通行而未设关。如果说三关是牵系家国存亡的死门，烈士口便是攸关稼穡枯荣的生门。

“山连裂石千寻起，水出汾源一线来。”泱泱汾水从管湾山奔泻至此，携万钧之力裂石而出，这一脉沿西山激荡南下，冲积出面积约5000平方公里、海拔800至900米的太原盆地。在西南端，汾水渐渐迂缓，接纳了从悬瓮山欢跃而出的晋水清流。时人撰《诗经·鲁颂》中“永锡难老”的篇句，将泉源命名为“难老泉”。于是，西山峰簇处，汾晋汇流时，气象瞬间开阔，生气分外郁勃，先民在这里耕织渔猎、繁衍生息，《诗经·汾沮洳》所述便是青年男女在汾水边采集食物、倾诉爱慕的场景。

在完成重生使命后，陶唐部族沿汾水南下，在临汾盆地建立唐国新都(陶寺遗址)，后人遂将太原唐国称作“北唐”。

以台盼、唐尧为首领的先祖，在部族危亡之际，依托太原获得重生，而后踏上更加宏阔的征程。



尧舜祠 刘鹤翎 摄

【二】知己之遇

从公元前1050年，唐叔虞族支唐虞国，至公元前497年，赵简子始创晋阳城，再到公元前247年，秦庄襄王始置太原郡，在这奋发激昂的800多年岁月中，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知遇之情，直教一个个“慷慨之士”与太原城生死相许。

唐国在周初被灭后，于公元前1033年成为周成王胞弟叔虞的封地。唐叔虞一支受封回归北唐，因唐叔虞之子燹父改国号为晋，遂在晋水之源建起祭祀国祖唐叔虞的宗庙——晋祠。

至公元前497年，北唐成为晋国大夫赵鞅(赵简子)封邑。预料到赵氏在晋国卿大夫斗争中难避祸患，赵鞅家臣董安于以晋祠为原点，调集军队在晋水之阳始建晋阳城，他一面费心选址，一面创发版筑造城墙，获蒿充墙体、炼铜做柱础三项先进技术，为赵氏造出绝地反击的最后堡垒。当赵鞅因“率先引发战祸，触犯晋国刑法”之名而遭罪时，董安于挺身而出以代君过：“如果我死，晋国便会安宁，赵氏得到安宁，我董安于死有所值！”说罢自缢而亡。

董安于殉难后，尹铎继任晋阳宰。他一边增高城墙、充实仓廩，一边公平执法、轻徭薄赋，替赵家稳定后方、凝聚人心。后人为纪念尹铎，将晋阳城称作“尹城”。

今人登悬瓮山俯瞰晋阳故址，仍不得不赞

太原：生死相许五千年

上

姜剑波

叹肇建者的深远战略眼光：

汾水从东北而来，晋水从西南迎迓相汇，汾、晋之水三面环合、弯若“弓”身，西山恰似那道尚未绷紧的弓弦，安坐弓、弦之间的晋阳城则如控弦豪士，只得引上一支穿穿箭，便能借强劲张力射破压境摧城的浓密战云。

整座城池，守则金汤稳固，出则通衢四通，居则耕牧皆宜，北眺则朔漠隔云外，南望则中原收眼底，环顾则山河入彀中。城东汾河环流似带，隔绝东北来敌；城西五山(天龙山、悬瓮山、龙山、太山、蒙山)九峪(南峪、黄楼峪、柳子峪、马坊峪、明仙峪、风峪、开化峪、冶峪、西峪)藏风纳气，翳郁气象不仅暗合“九五之尊”，也为晋阳城挡住了西来风沙和西犯之敌。

若将视野呈扇形向四野辐射，则见晋阳这个迷你版“表里山河”之外还围合着以太岳山、韩信岭、吕梁山、系舟山为四界的升级版“表里山河”——太原盆地；此外又围合着以太行、中条、黄河、阴山为四境的超巨版“表里山河”——山西高原(约等于古并州疆域)。晋阳—太原—并州，三重“表里山河”连环套般围合成“襟四塞之要冲”“控五原之都邑”的战略重镇。

这样的战略构架，一方面让太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难攻克的城池，一方面让太原成为春秋至北宋2000年间黄河以北最重要的城市。

公元前455年，智、韩、魏三家联合伐赵，赵鞅继任者赵无恤(赵襄子)正是以董安于筑入城墙中的获蒿为箭杆、铸为顶梁柱的青铜为箭头，以尹铎积下的千囤稻谷为军粮，以“巢居而处，悬釜而炊”仍无叛意的军民为后盾，才坚持了整整3年，并在智瑶引晋水灌晋阳的生死关头说服韩、魏两家临阵倒戈、反杀智氏。晋阳之战后的“三家分晋”，不仅成为中国历史由春秋进入战国、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里程碑，也让“三晋”成为山西别称。

赵无恤和智瑶想不到的是，这项里程碑式的战役创造了太多纪录：战事本身载入《资治通鉴》开篇；智瑶为水淹晋阳开凿的河渠，被认定为世界最早的有坝引水工程之一；发现于金胜村的赵脚墓(考证墓主为赵鞅)，被判定为迄今等级最高、规模最大的晋国贵族墓葬；因战事衍生的“贪得无厌”“唇亡齿寒”“晋阳之甲”“佩弦自急”“悬釜而炊”“扶老携幼”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”“将欲取之必先予之”“知遇之恩”“漆身吞炭”“功败垂成”“舍身取义”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等成语至今沿用不废。

其中后五个成语是说，晋阳之战后，赵无恤把智瑶头骨制成溺器以示羞辱，而为报答主公“知遇之恩”，智瑶家臣豫让誓言“士为知己者死”，不惜“漆身吞炭”以刺杀赵无恤。虽然“功败垂成”，却将“舍身取义”的千古高风注入太原城灵魂魄。

今天我们来豫让家乡赤桥村，面对豫让桥、豫让祠、豫让槐等沧桑遗迹，仍会生起“年年桥上行人过，谁有当时国土心”的慷慨忧思。

【三】家国之志

公元前179年，刚过弱冠之年的刘恒带着年幼的刘启，从晋阳赴长安登基，联手开创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盛世——文景之治，至公元前106年，刘恒之孙汉武帝刘彻在晋阳设立并州刺史部，再至魏晋南北朝



鱼沼飞梁

之乱世及隋唐盛世，这风云激荡的千余年间，“捐躯赴国难”和“视四海为一家”的家国之情，直教一代代“并州儿”与太原城生死相许。

藩居晋阳的17年“代王”生涯，培养了汉文帝仁德、纯孝、节俭、坚毅的可贵品格。登基后，文帝仍难忘自己的青春岁月，称晋阳是龙潜之地，视太原为第二故乡，先后四次回到晋阳，和父老一起吃重阳糕、做黏土花，欢度佳节不愿离去。汉文帝经过的晋阳古城南门(今太原古县城南门)，至今悬挂“德化门”匾额，门外纪念文景二帝的龙天庙，每年农历二月二日的盛大庙会越2000余年岁月延续至今。

汉文帝驾崩50年后，其孙刘彻以晋阳为治所设立并州刺史部，幅员涵盖今山西大部、陕西北部 and 内蒙古中西部等地。这一区域地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过渡、交错地带，“并州”之名即因并入匈奴、鲜卑、羯、狄、羌等18个游牧民族而得，太原至今简称为“并”。

站在东亚文明大视角，古并州才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交错交汇的地缘中心，今天的中华民族，也正是以并州为中心，历经春秋战国、魏晋南北朝、五代辽金、明清四次大融合后逐渐成形。

特殊的地缘，赋予了并州砥柱中原的战略地位，也塑造了并州人“人性强悍、习于戎马”的豪侠民风。汉末魏晋南北朝之际，“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”的“并州儿”一时成为全社会追慕学习的对象。名士山简“日夕倒载归，酩酊无所知”，仍不忘自诩而问：“何如并州儿？”李白最大愿望就是“经过燕太子，结托并州儿”。在曹植《白马篇》中，“并州儿”雄赳矫健的形象更是呼之欲出：

白马饰金羁，连翩西北驰。借问谁家子，幽并游侠儿。少小去乡邑，扬声沙漠垂。宿昔秉良弓，楛矢何参差。控弦破左的，右发摧月支。仰手接飞猱，俯身散马蹄……

西晋光熙元年(306)，在“五胡乱华”的剧烈动荡中，世家公子刘琨赴晋阳接任并州刺史，以闻鸡起舞、废寝忘食的勤勉，枕戈待旦、志乘逆勇的壮志，在“何意百炼刚，化为绕指柔”的逆境中，将汉家在北方的最后一座堡垒——晋阳坚守了整整10年。

西晋灭亡后，刘渊、刘曜、石勒、冉闵、拓跋珪、尔朱荣、高欢、宇文泰、斛律金、高长恭……一个个雄俊绝伦的“并州儿”以太原为基地，跨龙驹，擎大纛，举烽烟，争天下。

拿东魏—北齐政权来说，虽然名义都城在邺城，但从神武帝高欢定霸府于晋阳始，北齐六帝或生于晋阳、或立于晋阳、或崩于晋阳，他们不仅将家国生死交付于“霸业所在”的并州，更将精神灵魂寄托于“王命是基”的晋阳，使晋阳成为东魏、北齐实际上的首都。文宣帝高洋曾登童子寺望晋阳城而发问：“是何等城？”其部下赞曰：“此是金城汤池，天府之国。”

早在高欢摄政东魏时，就开始营建晋阳并大修晋祠。今天来到晋祠，《水经注》中“沼西依山枕水，有唐叔虞祠，水侧有凉堂，结飞梁于水上”的“鱼沼飞梁”至今犹存，是世界现存最早的十字形桥梁。

高欢还在晋阳西南的天龙山开凿佛窟为家国祈福，之后经北齐、隋、唐不辍雕凿，最终形成了以“小而美”著称的天龙山石窟。遗憾的是，从1908年始，天龙山造像受到疯狂盗凿，除第9窟唐代弥勒大佛因体量巨大幸免于难外，全山25窟1500余尊造像几被洗劫一空。北齐天保七年(556)，文宣帝高洋敕令在龙山修建童子寺、开凿“西方三圣”像。虽然高57米的组像已严重损毁，但像前4.12米的亚洲现存最古燃灯塔，仍诉说着当年“光照里山，洞烛山川”的盛景。

这还不算，北齐天保十年(559)，高洋下令雕凿高约63米的蒙山大佛，刷新了童子寺大佛三年前刚刚创下的世界最高佛像纪录，像成后“一夜燃油万余盆，光照宫内”。

生人把家国安危寄托于西山佛窟，亡人则把对生前的眷恋和对来生的希冀绘入黄泉壁画。在晋阳古城遗址周边，北齐娄睿墓壁画、北齐徐显秀墓壁画、北朝忻州九原岗墓壁画的发现，一次次改写并震动着世界美术史。走进建立在徐显秀墓遗址上的全国首座墓室壁画专题遗址类博物馆——北齐壁画博物馆，东魏—北齐贵族鲜衣怒马、豪奢放逸的生活和北朝艺术家恣意挥洒、雄视古今的天才创作，让美术圈阵阵惊呼：

“这是中国线条美学的最高境界！”“是中国壁画史上空前绝后的作品，在世界范围也非常罕见，完全可以和古埃及、古罗马壁画相媲美，并且不可替代。”“要论兴高采烈，要论飞扬跋扈，这群无名的北朝天才，空前绝后，独步世界。”

最令人瞩目的，是发掘于1999年的隋代重臣虞弘墓。其汉白玉石椁刻图中的人物服饰、器皿、乐器、舞蹈以及花草树木等内容，均取材于波斯和中亚诸国，是“我国目前发现的反映中亚古国和东西文化交流最集中、最丰富、最珍贵的实物资料”。从墓志铭和石椁雕刻中的高鼻、深目、黑发、胡须浓密的人物形象可知，虞弘是一位“执掌袄寺及西域诸国事务”的“鱼国”人，属于地中海高加索人种。可见，太原作为多族杂居的国际大都市，曾让多少“老外”趋之若鹜、多少“晋漂”乐不思归。

在长达300多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并州这个五方杂居的民族熔炉，以包容万象的气度成为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中央舞台。而数百年后从这个熔炉中走出的，已是混合了多民族优秀基因的全新中华民族。正是这个“重生”的中华民族，带着吞吐四海、意气飞扬的浪漫气象，迎来了中国历史最辉煌的岁月——大唐。(明日待续)

晋祠地理位置所在山麓示意图

晋祠 悬瓮山



晋南

晋北